經禮問答 十

禮疑
祭禮
冠禮
王朝禮
學宮禮
鄉飲禮 附鄉約
正誼

衣服制

九菴先生文集卷二百八十一

禮疑

祭禮

時祭 附土神祭

答朴和叔

今人祭禮雖號禮法之家各自異行至於一家有四宗而繼曾或繼祖之宗子欲一倣家禮而行之獨繼高之宗子堅執先世所行及俗禮而不欲行或至繼曾以下亦然則繼禰小宗當只行古禮於其家耶抑從宗子而循俗耶且時祭以家禮楊氏所引朱子說觀之適孫一日祭其曾祖以下餘子

孫參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以下云似必繼高之宗先行時祭而後繼曾以下次次行祭但小宗異居遠地者及大宗有故不得祭或行於下旬者必待如是而後行則小宗家將有不得祭者矣且如一日祭其曾祖是已用禮所謂或丁或亥之日而次日却祭次位祖考則必非丁亥將所重在於宗法不得卜日而行之耶且小宗雖異居地近可以相通者必俟大宗行祭而後祭其祖禰否

所謂各自異行者有家禮五禮儀及要訣等書之不同故也當一從家禮而猶或有疑文然後補以他書

則合於大一統之義而無此弊也然一家長上堅執先世所行而不至甚乖於禮則亦難直情徑行似當勉從若其甚不可行者則亦當盡吾誠敬宛轉開悟而已此外更無善處之道也未知如何家禮所謂次日行祭者本爲同居者設耳若考楊氏本文則可知也高祖之祭既用丁亥則繼曾家不得別卜日只於次日行之恐是統於尊之義也○如營造事日家云既用吉日開基則其後雖遇惡日不輟工役此等恐亦有此理

尊位有故不祭則卑者從而不得祭亦勢之不得已處也雖異居而地若相近則亦與同居者無異會見

先師沙溪金先生答人書云祖先墓在越岡則小宗不可先祭其墓此義似可類推也

答韓汝碩

時祭用分至或以仲月卜日或不能卜日則以仲月或丁或亥之日定行未知如何今世無卜日之規欲依家禮卜日則亦恐駭俗未知如何

時祭卜日有何駭俗然先儒有用分至之說從之亦無所害耳所謂或丁或亥是禮家所卜之日也不可以卜日與丁亥二視也

答閔士昇

時祭雖不卜日依古禮前一月下旬告辭否有故

無故不可預定祭前三日告辭未知如何

宋之儒先不卜日或用分至此亦可行至於不用前月下旬之文改以前三日則於事雖便然損益家禮之儀恐似不敢每於擊蒙要訣不能無疑而恨未得及門而請質也

時祭若過仲月則亦以過時而不可行於季月耶三月謂之時則季月亦在原時之內矣

答尹爾和

祭時散齋依要訣行之則古人所謂散齋七日不必從耶

前期三日齋戒是家禮之文故要訣引之矣若是賢

孝君子依古禮行之則不亦善乎第慮今人十日拘禁似必甚難故家禮之文如是耶

答或人

祭主於嚴此嚴字是嚴敬之意也始自齋戒具需終至飲福歸胙苟無是心則所謂禮爲虛也然此甚難矣程子嘗言齋戒時思其居處心志嗜欲已是一等人

答卞世則 東規

考妣各卓禮也而時俗共一卓未安甚矣今欲依禮各卓而若祭四代家世皆有再娶或三娶則朔望參時一龕之前卓子甚狹勢難設酒果脯醢至

於時祭正寢雖廣亦難容十餘卓此當如何

考妣各卓禮有明文何可違也四代奉祀之家有前後妻亦或有三娶四娶者時祭排位時雖三間之屋亦窄狹難容矣然變通爲難不若小其床卓使可容排也

答韓汝碩

凡祭祀考妣同卓固未安而自先世狃於習俗餅麵飯羹則具二分其餘脯醢蔬果魚肉但具一分而同卓矣今世賢士大夫家亦多如此此雖非正禮而朱子既曰夫婦同牢而食則姑依同牢之儀雖爲之同卓亦似無妨未知如何

昏禮同牢是合體同尊卑之意也祭需異卓男女不敢褻之義也恐不可相證而爲說也

答黃周卿

時祭考妣各設既有家禮明文不可拘於器皿而合設也禮曰祭器未具不造燕器人雖貧窶窘有不造燕器者耶凡人奉先緩於養生故失先後之序矣朔望其儀甚略不成祭禮故一龕揔設一盤果耶

答柳子壽

時祭條降神茅沙在香案前祭酒茅沙在逐位前無可疑貳者忌祭茅沙當並在香案前其左其右恐無甚分別

答吳順之

束茅用紅絲何義問解答同春先生問引先儒諸說而亦皆不言用紅之義未知果何義而截茅必以八寸不用土而用沙者亦何義歟

紅欲其文沙取其淨八寸之義未詳

答閔士昂

祭祀盥帨之具只設於阼階下而不設於西階下未知內外同一盆一巾而盥帨耶

盥盆必設於東南者古人云海居東南之義也盥盆雖一而盥時別以他器酌而沃之觀於昏禮可見矣然則內外不嫌於同一盆矣惟巾則未有所別之義

豈或內外各用一頭耶此則未詳

答李君晦

奉祀之人有故使子弟代行祭祀其祝文例云孝孫某官某有故使子若弟某昭告于某府君未知於禮如何如或諸父若從祖代之則用使字似未安當用代字耶如用代字則稱祖稱曾祖處當從奉祀者稱之耶抑從代祭者稱之耶

凡祭主人有故則使子弟代之者詳於家禮附註矣然代者是尊行則使字未安故俗禮改云孝子某有故代叔父或兄云云而祖先之稱當從代者之屬云未知必合於禮否也

前日所稟既聞命矣但以孝子某云云爲辭而叔父或兄代之云爾則孝子爲主而叔父只是代行而已其於祖先舍主祀者之屬稱而還從代者之屬稱似有所不然未知如何

家禮附註引古禮使介子云云所謂介子即主祭者之弟也如此則祝辭無所妨礙而今俗例或尊行代之則似有難處者盖叔父代行而以宗子之屬稱稱其父爲祖既有所未安若或以己之屬稱稱之則又與尊祖敬宗不敢入廟之義相悖尋常於此不敢有杜撰之意故前書以未知如何仰報矣幸問於知禮者而還以見教使得奉以從事如何如何

答李景和

凡祭事主人有故則使人攝行例也所攝之中如有尊行則子弟似不敢爲攝主矣所祭於攝主爲子姪則當用祭子弟之祝而不拜矣

答韓汝碩

時祭衆丈夫致齋于外云程叔子曰衆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而可與祭則以身執事不可與祭則以物助以此見之則隨主人致齋盡其誠意不亦宜乎一依要訣當爲致齋而自先世衆子女不但致齋而已强循謬俗稱以家供別具餠酒侑食之後雜陳於床前於禮

非特無據所見亦甚駭異自今矯革此弊而不可與祭則使之只以物隨力助之未知如何

古禮有獻賢之文盖支子有二牲則獻其優者於宗子以供祭用正程子所謂以物助之之意也獻其賢而助之則可致其誠意何必循此所謂家供之黷褻也

答閔士昺

兄弟異居者設紙榜而祭見於時祭條下未知此禮果可行否

以先生所引塋墓爲壇之說觀之則宗法之嚴如此豈可以支子而可行時祭乎此或是因習俗而爲不

得已之說者也

答李擇之

家禮祭有省牲之節而進饌無設牲之文丘氏儀節曰有牲則又於卓前置一卓以盛牲云家禮之有省牲之節而無設牲之文者何歟祭饌魚肉棗賢多以爲非生物朱子固以蕪菁代籩豆常饌代俎肉然事神恐不可專以生人之道也郊特牲腥肆爛腧註曰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沉或薦煮熟是蓋兼以神道人道事而古人祭所以立尸人用腥體者無非將此生氣去接他則家禮魚肉既不明言烹熟又安保必非其生乎溫公書儀許

用膻腥而朱子語類曰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又曰時祭忌祭用浮屠誦經是使其先不血食也程子遺書論交神明之意曰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據此則朱子亦似用生而程子許以參用則可知也栗谷龜峰願菴皆用生物而近世先輩之論亦曰降神最大必有魚肉腥膻之物有歆降之理未知此說如何參用生熟果合禮意而不違於朱子之論耶如用生則魚肉各一楪如栗谷之說雞鴨爲牲如丘氏之儀何者爲是雉雞魚鮮截作數段或全體亦何者爲當并盛設一楪以爲牲豆則亦如何用以爲牲則盛於何器設於

何時當於設蔬果酒饌之時耶
祭饌蠲潔爲貴不在多品而人家或多雜陳似非
禮意也既設脯醢復用佐飯及醢此則各自爲味
而不至於疊否若用其一則將去取何物祭用脯
醢者是何意而用醋楪鹽楪者亦是何意不外於
飲食酸鹹之道歟抑別有義意否退溪先生曰凡
飲食之類古今有殊不能必其盡同以今所宜言
之鹽不必楪設各就其器而用之云此說如何用
切肉楪及乾水正果黑白肝南一如常時宴床之
規亦或無害否溫公書儀共不過十五品家禮則
又簡於書儀如此雜陳非但有踰於禮亦患難備

要之簡省爲得未知如何先生宗家祭祀之禮必有一定之式伏乞下示俾得依倣也

家禮初祖祭有腥熟兼設之文至於時祭以下則不用腥豈初祖則是上世之人故兼用古今之饌而近祖則純用俗饌耶然程朱所論生物生氣等訓既如此則全不用腥不安於心故鄙家則用魚膾肉膾蓋是常饌而有生氣者故也其嚮亦用燕嚮蓋不敢異於家禮也其設之時與處則依初祖祭進饌時設于蔬菜之行矣要訣魚肉之設未知經據於何書故不敢從如有程朱明訓則遵用此儀似長矣家禮雖有省牲之節而既殺之後熟而薦之恐不可以有省牲

之文而疑於用生薑俎也

祭貴潔雜陳非禮云者來示不可易矣家禮只言脯醢要訣雖有佐飯之文即以脯爲註是一物也所謂醢即魚肉之浸鹽者國俗既用此又用食醢則非家禮之意矣若用其一則當去食醢無疑矣祭用脯醢者是古人必用之饌矣鹽楪醋楪之專設恐是古禮如是各於魚肉設鹽於其器者似褻恐是國俗而先正未及改正也老先生嘗言如我食性嗜醋特甚嘗欲別設一器耳切肉以下諸品之中所謂切肉恐屬於脯也正果恐是果之類也恐皆不須別設也溫公書儀共不過十五品云而家禮則多至二十餘品

來示所謂家禮又簡於書儀者恐欠勘訂也但家禮有蔬菜脯醢各三品之文蔬菜三品則易解而至於脯醢則未知脯三品醢亦三品耶抑脯醢合爲三品耶若如前說則脯以乾脩乾魚及腊等爲三品醢以魚醢食醢肉醬等爲三品矣而若如後說則未知脯用二品而醢用一品耶此便難處也鄙家則貧甚隨得用之本無定式矣雖有所得多品者以鄙家考妣各設難得如許大卓故也大抵一位品數不減於家禮也

答朴和叔

家禮所謂蔬菜三品可以問解所論流菜熟菜醋

菜等當之若脯醢則不過二物而已將以何物代爲三品耶所謂魚肉要訣以生者用之問解以魚湯肉湯言之用生之義雖未知其必然而龜峯於禮答問詳之且觀佔畢齋彝尊錄其考司藝祭禮用生魚肉云栗谷用生或是東人舊習也問解曰本於書儀未知著於何條耶其謂湯五色家禮原不著似只以俗禮參之而問解必以魚肉爲魚湯肉湯未知亦有的據耶家禮於果脯言品於肉魚言盤揆以附註書儀之說無乃盤者容非一器然耶所謂醋楪要訣代以醋菜備要則仍用並加清醬愚意古人設食以醋爲重家禮用醋即備要用

醬之意今若並設似涉重複從古只用醋未知如何

脯醢三品問解以脯二器醢一器爲言然脯醢自是二物聞寒岡鄭先生必以二物合設一器如此者凡三云此雖似得脯醢之名而亦與蔬菜三品不類並涉疑貳欲乞垂示明證以爲適從之地

清醬曾見台答李哀涛書以爲世采之所創設此蓋當初實遵要訣備要之文恐偶失照勘也更思之古人重醋猶今人之重清醬家禮既用醋似當廢醬而用醋然人家釀醋未易精好合於祭用故欲以清醬或代其乏而仍設於醋位未知如何

家禮脯醢三品云者恐是脯二而醢一或醢二而脯一合三品也脯有始殷之別醢有魚肉之異恐不可謂只爲二物而已魚肉用生栗谷必有所考而未見其出處問解所謂本於書儀云者此無書儀不可考出然以家禮附註劉氏所引司馬祭儀膾生肉一條觀之則此疑出於書儀之祭儀而栗谷之意亦本於此故問解云云耶大抵家禮魚肉既不明言生熟則固難臆斷然家禮初祖祭首心肝肺皆腥外十二體皆烹此用古禮故有腥然猶十二體皆烹況時祭以下皆用後世之禮則其純用近人情者無疑矣朱子嘗曰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豆此亦可見矣又

家禮所謂魚肉未有必是湯之明文然禮有三獻燭之說說者謂燭沈肉於湯也然則今世所謂湯者或意其本於此也溫公祭儀有肉羹炒肉之文此其爲湯明矣如不欲用湯則依禮記用殽胾之設亦何妨哉家禮言品言盤之異恐無深意祠堂章有新果一大盤之文則是於果亦言盤矣溫公祭儀有常食數品之文於魚肉亦可以品言之也且所謂盤者非如今俗所用排器之盤矣凡麪匾之屬俗謂貼匙大貼皆謂之盤然則一盤只是一品家禮醋楪要訣代以醋菜者恐未然內則納酒漿籩豆註漿醋水也是祭禮別用醋矣栗谷所謂醋菜恐當入於蔬菜之類也古禮祭

不用醯醬考士喪禮可見醯醋也不尚褻味也然則內則及家禮之用醋恐亦隨時也則要訣備要之並用醬恐亦無害如以煩複爲嫌則依士昏禮和醋於醬而只用一器亦無妨耶不敢質言

問解脯醢三品以二脯一醢當之者亦未見必是家禮之意蓋家禮既泛言蔬菜及脯醢各三品則所謂蔬菜者或芹或瓜或菁之類也所謂脯醢者凡乾魚肉皆謂之脯鹽魚肉皆謂之醢今當勿論乾者鹽者只用三品似可矣何必拘於脯二而醢一哉且寒岡之以脯醢幷爲一器者固本於家禮卷首圖然卷首圖本非出於朱子而或有與朱子本文相戾者恐不

足爲據也且脯醢是燥濕相猜之物而同盛於一器亦未知其如何

清醬愚答李哀所問者果如來示矣然非謂執事創此清醬於諸家不言之外也蓋謂執事饌品悉本家禮而此清醬一物則於家禮中所無而創設也云爾若如來諭以清醬當醋楪之文而設之於北端雖似合宜然醋亦是饌品之一而特東俗不爲特設耳且以儀禮言之則醬是食之主故設之於中今以代醋之故而設之於偏處亦未知如何凡此仰質幸乞一一更教也

祭饌圖清醬替設於家禮醋楪位置者不爲全是創

始庶幾寡過故曾與子仁說及矣但於圖外更以文字明其所以然則尤好矣第此與儀禮醬居中有異亦未知如何也魚肉與湯要訣以爲二物此則與家禮別爲一說矣大抵家禮只說魚肉則或湯或胾恐皆無妨但要訣俾用生魚腥肉家禮凡祭需皆熟獨於此用生腥則恐非純用家禮之意未知如何

答李仲深

時祭忌祭饌品鄙家每欲一依家禮本註而或貧不能及於其數或偶有所得則雖過於其數而不忍不設誠不免於手裏現化之譏矣嘗見朴和叔依家禮本註作圖子正好考見矣但以醬加設此則家禮之

所無矣然古禮食必以醬爲主而家禮不言亦可疑矣而和叔之以意增加亦非謹守先訓之意未知如何幸問於和叔也

答韓汝碩

要訣時祭儀果五品貧不能辦則三品亦可云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家禮曰果用六品以此見之則當用六品四品而要訣用五品三品何義鄙家自先世祭用蜜果高排多至五器三器與果實爲一行則其數至十餘器矣非但骨董雜陳於禮無據問解曰膏煎之物不用出於儀禮今俗必用蜜果以祭恐不合於古禮也今欲依古禮不用

而凡飲食之類古今有殊且東俗尚蜜果祖先平日亦或嗜好則今遽不用亦非思其所嗜之意一依要訣果實則用五品三品加以蜜果一器俾作六品四品以爲偶數而蜜果不必高排平排掩豆一如果實未知如何

祭品多寡古今不同然既有禮記之說則果實用陰數似爲有據矣煎熬之物不用果是禮經而若律之以爲油煎之類則不可用者似不止造果而已未知將何以處之此事嘗疑於心而未能質於知禮者可恨

時祭脯醢此非卽今脯肉食醢耶要訣云脯俗稱

佐飯以此見之則脯醢似是飯床佐飯及醢楪也若設佐飯及醢則雖不別設脯肉食醢亦無妨耶要訣脯下註云即佐飯以此見之則三者恐是一物今之學官用乾魚而並謂之魚脯然以古禮言之則西北陸故設脯於右東南海故設魚於左今俗所謂佐飯者多是海物則恐不可並謂之脯而皆設於右也食醢之用只是東俗禮家所謂醢則是海物之加鹽者也並用恐亦無妨食醢似是古之醬屬也

時祭儀魚肉各一楪當用新鮮生物云問解云魚肉非生魚肉乃魚湯肉湯也若以魚湯肉湯爲魚肉則要訣所謂魚肉以新鮮生物爲魚湯肉湯而

加設耶栗谷先生之說似是遵用古禮用生之意而若依家禮以常饌代俎肉之說不用生魚肉則湯五色之外別無加設魚肉之楪耶自先世稱以加納以烹雞代生肉以鱔鰒代生魚加設於魚湯肉湯之外用此雞鱔代以要訣之魚肉未知如何禮家所謂魚肉未知用湯與否與用生與否也然禮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又以爲鬼神反本故亦尚質然則兼用生物如要訣之說恐亦無妨

所謂炙三色只以單炙三色分爲三獻耶勿論炙之多少只以魚雉肉三色爲三獻耶家禮小註曰肝各一串肉各二串以此見之則一獻之炙其數

似是三串也若以單炙三色爲三獻則似爲太簡未知如何自先世初獻炙其數多至數十餘串亞獻終獻則稱以添炙或以三串或以二串矣自今以後勿論初獻亞獻終獻俱進三串欲一依家禮而亦似太略未知如何

禮家有炙肝炙肉之文又有祭先肝祭先肺之說似是三獻各用一物其多少則恐當隨宜也

答柳子壽

字從充者是醋水也從右者是以魚和鹽也凡以魚和鹽者皆名爲醢不獨食醢也家禮時祭具饌條無所謂切肉者而祭始祖條有所謂切肉者而此則當

炙以獻於再獻者也來諭所謂切肉未知指何物而言耶若是脯脩等則當依家禮與醢相間矣

答閔士昺

家禮所謂魚肉似是魚肉之作湯者而要訣則用生魚生肉未知如何

生魚生肉及作湯皆未見禮意之必然司馬公祭儀有膾炙羹殽等文家禮之文恐亦如此

答朴士述

湯三色五色云者實出於要訣而家禮則未有也然東俗承用已久似難猝去也仍且用之恐亦無害也同春九色云者愚亦嘗聞其說矣此兄嘗曰家間得

美味而不用則心甚缺然故雖多而亦盡用之云此雖若無品節而亦可見孝子如事生之意矣

答洪聖休

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儀禮有犬人獻犬之文又有犬曰羹獻之名犬之用於祭祀明矣今人何不用於祭祀耶如其陋賤也豕與雞之陋賤甚於犬也犬不用而用豕雞何也窮家夏節祭祀雞雉非時牛羊不易只以虫蛆海鮮用之類多不潔祭如不祭誠用犬肉則其鮮無比故欲從古禮用之祭祀未知如何

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註故謂祭祀賓客又周禮

夏行腊鱐膳膏臊註臊犬膏據此則古人祭祀用犬不但來書所引而已然東俗則不用未知其故來示所謂其鮮無比者有不可曉其食不潔與豕何異哉竊謂犬則家家所畜視豕尤賤故東俗用豕而不用犬耶大抵此事從古用之可也從俗不用亦可也此在行禮之家裁處之如何耳

答李擇之

禮煎熬之物不用云云而油果是煎熬而成者則不用似宜而第三代之時祭尚臭油果之香臭比諸饌特異廢之無乃不可乎尹八松則遺命勿用愼齋先生則嘗言油果貧不易辦只欲平排云於此數說擇

而從之可也鄙家貧甚每欲廢而廢之缺然故依先例仍用而亦用高排然亦常以澤堂說爲宜耳

答尹拯

祭時饌品鄙家一從家禮而家貧只隨得從便而已則亦有所不得盡從者矣

答韓汝碩

祭時不設玄酒今已成俗矣今依古禮則似涉文具未知如何

玄酒恐不須不用若以爲文具而去之則如茅沛焚香等亦可去也鄉俗則多有用之者矣

答李仲深

時祭所用之服家禮只言盛服而已若欲酌取古今之宜則從擧蒙要訣似好矣

答朴是曾

人家祭祀早晚不同有雞鳴而行之者有質明而始晏朝而退者未知何者爲得耶

行祭早晚太早不可太晚亦不可惟當以質明爲正然孔子曰與其晏也寧早聖人之微意可知也

答李擇之

祭不用尸朱子曰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又曰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不知甚時因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把這樣禮數併省

了據此數說則至唐時猶有尸至宋時而永廢之也

答朴士元

要訣詣祠堂時祭則無拜忌祭則有拜

来示得之文元老先生嘗如此下教矣甚仰高見之精也

答閔士昻

內執事外執事即內外婢僕之執事者耶或似以婢僕看者或似以子弟看者恐不可執一而言也

家禮告事祝云四代共一版則自稱以最尊者爲主而時祭出主祝稱以孝孫前後不同何歟

或云時祭出主祧脫一玄字抑古人無問先代遠近只有稱孫者此亦仍古而稱之者耶然前說恐是

答或人

祭時地窄男女之位太逼則似當隨地勢推拼變通也

答尹爾和

親賓助祭之儀見於家禮而世無行此者未知終不可復古耶

親賓與祭今之知禮之家例行之尊適未之見耶

答或人

凡神主遷于他處則先參後降神主不遷及紙榜則

先降後參觀於家禮時祭及參儀及初祖先祖祭可見矣然墓祭亦與神主不遷同當先降後參而乃反先參後降誠有所不敢知者至於我東先賢之異同得失則亦有所難言者矣

答朴是曾

降神時傾酒于茅沙者求諸陰之義也三獻時少傾于茅沙者代神祭之義也

答朴和叔

時祭降神只焚香先師每以爲參與時祭輕重迥別不應時祭之儀反輕於參明是闕文晦齋奉先儀亦補入不但備要而已後人行之亦不至大害否

答金久之

家禮陳饌飯右羹左誠未曉其意義重峰先生以生死異設爲無所據沙溪先生亦以爲然而又謂當依家禮左設不可有異議者何耶退溪曰時祭右陳神道尚右故也今人以飯右羹左爲左設飯左羹右爲右設沙溪所謂左設亦如此而退溪謂之右陳者豈以飯右爲主而然耶若如退溪之說則飯右羹左果合於尚右之義耶

重峰之說主於禮記沙溪之說主於家禮家禮乃損益今古而爲之定制者故沙溪以爲不可有異議耳且左右設云云令人以尚生時者爲右以變於生時

者爲左而退溪則主飯而言故以飯居右爲右陳爾

答尹爾和

丘儀時祭祝主人稱姓與家禮不同家禮於高祖以下則主人不稱姓於先祖以上始稱之此則似以遠近爲別也丘儀於高祖稱姓有不敢知者耳

答宋子華

凡祭祀主人初獻則主婦當亞獻而主人有故兄弟代行則主婦行禮似未安如何

主人兄弟獨與兄嫂行禮似有難便朱子於昏禮有禮相妨之言今此祭禮似亦當相準也

答宋道源

凡祭終獻以親賓爲之者何意耶所謂親賓親戚或賓客歟抑親戚中爲賓者歟記昔同春先生喪虞祭李執義翔爲終獻此既非親戚則似以姻親親切之賓而爲之也然則凡家廟祭祀非親戚而爲親賓者亦可爲終獻矣此於祖先既非裔屬於主人又非尊行其祭祀已無義意況可以終獻耶以此言之李之爲終獻誠有可疑願聞的確之論親賓謂所親之賓客也古者必筮賓而祭者或以賢或以爵皆所以重其事也非裔屬非尊行似不當論

答或人

三獻皆祭儀禮家禮皆然故備要仍之來示恐考之未詳也要訣則其意以爲初獻旣祭則亞獻終獻不必更祭故其文如此然當以儀禮家禮爲正

答尹爾和

要訣祭儀啓門條有徹羹之節此家禮之所不言未知如何進熟水時除飯少許於熟水此亦何如今人徹羹然後進熟水豈以不徹則無地可安耶澆飯於熟水似是象生時也然中朝之人則常時飯畢飲茶少許云然則澆飯亦東俗耶

答韓汝碩

時祭受胙時嘏辭當依要訣不可闕而自先世未

行到今行之恐涉駭異如何

受胙是時祭大節目何可不行耶張橫渠說有可觀者其意蓋曰當初行禮時俗人駭之心亦不安矣行之既久則人不以爲駭心亦自安云非但行禮爲然凡干異俗之事莫不皆然也

答韓伯圭

受胙條祖考命工祝之工字儀禮商祝之商字其義可得聞歟

工祝朱子曰善其事曰工商祝謂祝之習於商禮者

答閔士昂

告利成再拜爲尸耶爲主人耶若爲主人則主人

諸父諸兄似不當拜未知如何

利養也成終也謂祭畢也嫌於請尸起去故但告祭畢則尸自起去矣告利成後衆主人再拜爲尸也

國恤中祭祀無服色借吉之制只當以時服行事聞鄉校則借吉書院則用白衣白巾云據此則私家祭祀亦可知矣且既云時祭則祭物何可略備只不受胙一節異於常日時祭云矣

答韓汝碩

要訣曰朱子居家有土神之祭四時及歲末皆祭土神今雖不能備舉四時之祭例於春冬時祀別具一分饌家廟禮畢乃祭云所謂春冬未知春冬

皆行耶或春或冬一行耶當依要訣行之而但先
世曾不行世亦不行而猝然行之恐或駭俗又不
見於家禮則雖不行無害於禮耶若以爲關之不
可則四時春爲首每年春一行之未知如何
土神之祭雖不見於家禮而朱子大全有之矣要訣
所謂只行於春冬者視大全已減其半矣今又減其
一半無乃大簡乎且吾東禮儀全是蔑裂若以駭俗
爲嫌則恐無備禮之日矣

初祖

答或人

別子則當稱以始祖其以下不遷之一位則稱以先

祖據家禮可知也

答尹爾和

始祖先祖之祭朱先生謂覺得僭不行然著之於小學豈小學成於未覺得時耶

不祭始祖先祖似是先生晚年事

答俞弼卿

祭始祖進饌條肉湆大羹鉶羹之義可得聞歟

肉湆謂煮肉汁也不和者即謂大羹和之以菜者即謂鉶羹大羹太古之羹也鉶實羹之器以器名羹

答朴士元

去近竅一節

竈是矢竈不潔故去之

先祖

答沈明仲

朱子曰先祖是始祖以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然則只祭二祖耶或幷祭二世以下諸位耶先祖本註既曰初祖以下則摠指諸位而言也

答閔士昂

初祖之祭去牲之後足近竈一節而先祖之祭則進後足上一節前後不同何也

後足三節去近竈一節而尚有上下二節故云禰祭

答李季周

禰祭之行揆以人情禮文正不可已者如自執事家行之則此正朱夫子所謂祭祀之禮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之做樣則方可使而下士大夫行之者也今日深有望於執事也

答俞弼卿

初祖先祖祭似僭不祭是也禰祭則行之如何禰祭不嫌於僭而又朱先生所行者行之不亦善乎嘗聞李參判端夏說其考澤堂公每言人家當廢而不廢者四節日墓祭也（家禮只一祭而東俗四祭之故云）當行而不行者禰祭也今如貴家以右族行之則世自有相效

而行之者矣

忌祭

答金振甫

忌祭前日致齋亦可素衣帶耶著深衣未知何如家禮忌祭齋戒條云如祭禰之儀祭禰齋戒條云如時祭之儀時祭齋戒條云沐浴更衣然則似當變於常服而不言何衣不敢質言

答閔士昇

忌祭致齋之日當著素衣帶否

古人以黑色爲齋服未知於忌祭致齋時亦用此否鄙意用素恐亦無妨

答朴士述

考妣合櫝及忌日只祭一位皆是家禮之文矣然則不得不於合櫝中只奉出一位矣父之所娶雖至於四何害於合櫝配食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既爲之母則難於取舍也此理甚明

答李伯瞻 喬 岳

所問疑禮是問忌祭耶晦齋奉先儀引程子說以爲當並祭考妣朱子則只祭一位今只當爭此二禮而已如以並祭爲是則雖各櫝何妨於並出乎若祭一位則雖合櫝何嫌於以空櫝奉出一位耶大抵合櫝

自是家禮明文似不敢違矣第更問於知禮者如何

答或人

忌日並祭考妣者當依時祭儀凡干祭物一切各卓各設矣

答閔行重

人有祖忌與曾祖忌同日者欲知其行祭儀未知何以爲之耶

祖曾忌祭同日則當先後行之蓋借喪三年中有異殯各祭之文忌日喪之餘也

答李聖彌

碩堅妣忌與妻忌同日似當先後行祀而一曉之

間再次行祀不但誠敬寢薄禮煩事窘或云姑婦同廟忌日又同則依時祭儀同時出就正寢位如正祔位而次第奠獻出主告辭則共爲一版參降辭神則不必別行而惟祝文各版事甚便順禮亦無悖此說亦自有理而忌祀異於時祭無或涉於尊卑並祭之嫌耶

妻忌與妣忌同日則一處設位而並祭雖似順便然既無經據則難可杜撰矣且妣忌則哭而行祭無所妨於下位若是妻之子則不可不哭其母而有壓尊不可哭之義觀於祔祭可見矣大凡變禮若有窒礙處則便爲失禮然則不若先後祭之爲寡過矣

答韓汝碩

問解答祖先忌日若在正至朔望則祭禮與參禮何先之問曰宋龜峰云若値高祖忌則忌祭畢仍行參禮曾祖以下忌則參禮畢行忌祭此乃先祭始祖之義也云云今不敢私自先後而世俗參禮每行於厥明忌祭則每行於質明非但時有早晩參禮若先行於質明忌祭若後行於厥明則不思先後之本義恐致駭俗勿論高曾祖忌祭先行於參禮之前似或無妨未知如何

忌祭重而參禮輕無論尊卑似當先忌後參耳然老先生既從龜峰之說則何敢有異議也恨未及奉質

於摳衣之日也

答朴子晦

忌日遷主曾稟於愼老答謂正寢廳事是平日所居故必遷之於此云疑禮意或出於此也

兄弟之主祔於禰廟而値考妣忌日則請出考妣祭於正寢或廳事決不可仍祭於廟中而並祭祔位也忌日遷主不分一位與二三位不可以一位之故而廢此禮也兄弟之祔於禰大本既失其祝辭未知當如何也

答李君晦

主祀之家有故以紙榜行忌祭於他所亦當一如

祭神主之儀而三獻乎

紙榜行祭一如神主之儀但於祝辭不可不以祭於紙榜之故並告也

答韓伯圭

忌祭時當設茅沙二器耶或設一器而降神灌酒及初獻祭酒兼用云未知何如

降神與三獻各用茅沙禮文然矣何可疑乎

答韓汝碩

要訣忌祭儀厥明行祭主人以下變服有官無官者皆著玉色團領是日變服以居著白衣白帶云所謂玉色團領若曾無所備則勿論有官無官皆

以白衣變服參祭後仍著以居未知如何自先世
雖有官者皆著白衣行祭似無不可耶
朱子於禫時及忌日皆用黲色而吾東則無用黲之
制然禫時既用白則忌日亦且用白恐無不可然玉
色雖非正黲而其實相近好禮之家用之以復朱子
之儀不亦可乎且朱子於祭後仍服黲以居今既用
玉色以祭則祭後亦當用玉色以居矣

答尹爾和

父母忌著草笠似合於黲巾之制耶
今俗重服著草笠據此則忌日著草笠或似有據然
此爲年少尚侈者所著或未安邪恐不如黑布笠之

近黲也

要訣傍親忌著黑帶與橫渠說有異何所從耶

傍親忌祭服色先儒說有所異同當遵其從厚者耳

答韓伯圭

時祭出主告辭則堂中設香案主人必自告忌祭告辭則要訣云主人升焚香跪告所祭之主而出人或有居中跪告者未知何如

忌祭則只告於本龕無疑

答鄭景由

忌祭祝末端據家禮則當引祭始祖之文而備要不用者未知其意豈以其上有歲序字故嫌其疊而不

用耶未敢知也

答李厦卿

家禮惟父母忌主人以下哭盡哀儀節云逮事祖考妣者亦同孫雖未能逮事而其諸父若與祭則同爲舉哀似無妨未知如何

家禮只言主人以下儀節推之於逮事之孫今又推之於未逮事者節節推去有甚盡期恐只從有據者爲穩也

答尹爾和

忌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外寢不曰前三日而只云是日何也

時祭齋戒註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忌日前齋戒恐當如此故至於是日始言不飲酒食肉

答韓汝碩

要訣忌祭儀是日不飲酒食肉云所謂不飲酒齋戒時飲酒不至亂而至是日全不飲之意也肉則齋戒時不言其不食而至是日言其不食未知齋戒時不廢食肉而至是日始不食耶

家禮齋戒儀飲酒不至變貌食肉不至變味至於正忌日始言不飲酒食肉據此似無前期不飲不食之義矣然世俗必前期不飲不食如此無害於義者從之恐或無妨也

答李君晦

忌日不見客之禮不行久矣客知主人有忌而亦請見援禮不見則人輒駭訝且值日暮客無所歸則辭之又不安未知何如

忌日客至主人辭以實狀而館客於外且謝曰姑待明日而就見云則似乎宛轉而得宜矣

忌日待客固宜設素似不可以客之尊卑爲別而退溪先生以爲遇極尊之賓則不可設素如此則所重在客而不在忌如何

忌日待尊客不設素退溪之意蓋以爲不可以己私而廢尊尊之義也此恐不無斟酌適宜之意也蓋時

飲酒程子之訓甚嚴何可違也古人於祥祭擇日行之故有主人酢賓之禮今則必用二忌忌者喪之餘也亦何可設酒饌待客也然惟賓客於是日致慰主人而即去則似好矣

答或人

生時無階下拜祭時之有者祭禮主於嚴故也

凡祭用燭家禮要訣俱無現出處未知如何古禮於夜則以火照饌非夜則用燭似無所據矣喪禮奠儀有炷火燃燭之文此則雖非夜而亦用之矣未知其意如何其用之多寡則似當隨宜矣

答閔大受

語類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當自哭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吊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吊某人吊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又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朱子所論忌日之儀如此今以台家所行言之則遠事祖考妣以至考妣之忌設位拜哭是朱子所謂哀來時自當哭之義也

魯祖以上只爲拜位而已者朱子所謂設卓炷香無大礙於義理者也朱子嘗論忌日之服曰考與

祖魯祖高祖各有等殺姒與祖姒服亦不同服既不同哭與不哭亦當有異李友之見恐亦有據若是出嫁之女則當哭與否未有所據然胡伯量嘗問子婦丁其父母憂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哀出聲否朱子曰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喪中尚如此則忌日可知也

喪餘云云李友之論亦似有理第少時嘗見先輩在遠值喪餘或用紙榜設祭家禮小註中似亦有此意愼獨丈嘗言家直值栗谷忌辰每設祭而栗谷平日不食牛肉故祭饌甚難云云據此則雖出嫁女亦可紙榜奠獻而然各有形勢之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

如何如何

答金久之

旅次忌日之儀朱先生所訓已爲詳悉況如吾儕一年一伸之哀阻廢已多年歲則窮天之痛益復寃欝以故此中所行已如來示之爲耳至於設祭則宗法至嚴宗子雖越在他國而稱宗子以祭者猶且望墓爲壇故朱先生嘗以此爲說而又考先生他日所說則許支子相去遠者於祭時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則似指時祭而言也時祭尚然則況忌日事體尤輕尤無所嫌矣第未知先生二說孰爲後定論也苟如始祖先祖先祭後已之說則亦不敢容易取

舍故此中則不敢生意耳

答朴和叔

國葬前祭祀雖曾略陳而未詳殊恨殊恨大抵朱夫子於此未有商定　本朝先賢互有異同之論亦有先後自相參差後學莫適所從然朔望參不廢之意則無不相符鄙意則以爲如朔望都廢則已如曰不廢則忌墓之致哀其視朔望小節不可同日而語矣略其饌品稍如朔望而行之恐無不可也未知如何

答李汝九

所詢忌祭之疑先賢只言　大葬前略行而已更不分公除前後今未敢質言其如何然揆以孝子之心

則恐不忍於是日都無事也未知如何

答李景和

國葬前私家忌祭不用祝是先賢定論也若是元不用祝之家則更不須論也只減饌品而普同一獻以示變於常時也降神之節則當只如常祭耳

墓祭

答李季周

四節日墓祭自是國俗而家禮則毋論親盡未盡只於三月一祭之而已矣栗谷先生以爲國俗不可猝變故欲於端午正朝減殺行之今執事欲遵先志有所損益則依家禮雖只存寒食一祭亦可而第有一

說墓祭古所未有故南軒與朱子辨論而謂之非禮朱子以人情之不容已者往復甚勤然後南軒竟亦從之（皆在二先生集中）然則墓祭與廟祭事體殊別可知矣今人不知廟中四時祭爲大事而有全然不行者今依家禮皆廢二節日墓祭而又不行廟中四時祭則是奉先致孝之道全歸鹵莽矣此又不可不知者也今日可與論此等事者惟執事故不憚傾倒奉稟也墓祭減損之意蓋有栗老之說則因先志遵賢範以爲中制而使國人通行豈不甚善但所諭端午之不預於俗節者竊恐考之不詳也家禮俗節條所謂重午者是端午也愚意以爲端午正朝墓祭雖不減猶

爲從衆之義而亦不害於從厚之道也至於禰祭之義則是人情天理之至精至當者故前書有所云云矣至於子孫之不行於此而徒廢於彼則非今日之所可預料孟子所謂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者亦可用於此也荷相與之深每聲聲說悚悚

答尹爾和

備要墓祭註程張韓三家皆用寒食及十月一日拜墳祭之寒食節日也祭之宜矣十月一日何在

萬寶收成之後寒暑遞序十月行之恐是此意其義

答韓汝碩

要訣云墓祭行于四時與家廟無等殺亦似未安
寒食秋夕盛饌讀祝祭土神正朝端午略備饌物
只一獻無祝且不祭土神依此行之似好而但先
世久行之禮到今變改亦涉未安未知如何
家禮墓祭只於三月一行之要訣不能頓變國俗俾
於四節日略加隆殺此似爲中制耳

答李周卿

節日墓祭不能遍行於當日則退行於翌日會已
聞命矣嘗見人家或有前期行於先墓以及於當
日而祭考妣墓者若於當日先行先墓而日力不
足不能遍行以次退行於翌日則事勢固然必

所嫌而此則不然於先墓則用他日於考墓則用正日似不無厚薄親疎之嫌如何古人凡於祭祀必擇日行之且俗節異於忌日則或前期行之或退日行之於義俱無所害否

家禮小註朱子有前期行祭之說又小註有一日祭其曾祖餘子孫與祭次日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之文據此兩條而參商之則或先或後恐皆無妨

答閔大受

節日上冢不得一日周旋於諸位則依朱子除夕前之說先後而行之恐無不可況家禮墓祀只於三月內十日行之東萊則以十月十日行之則此事元無

一定之日矣況朱先生每稱上蔡所云子孫精神即祖考精神之語子孫之不得已通變者實是祖先之所通變也

答閔公瑞

節祀之詢不知同春之所以捨朱子而從丘儀之意也且以朱子說觀之則祭祖祭考雖皆行於除夕之前可也大抵儒家儀範不得徵於朱子然後遷就他說似乎寡過也

答尹爾和

退溪喪祭禮問答有墓祭亦祭紙榜之言蓋許多墓位難於一日偏行合祭紙榜似爲便好然如是

則墓祭全廢亦甚不安如何

退溪之意欲於墓下齋室以紙榜行之云爾非謂還家而行之如此也

答或人

節日薦廟家禮也上墓東俗也寒食則中原人亦上墓於墓於廟俱有故則似當廢之然以朱子答南軒書所謂是日不能不思其親之意觀之則或如來示設紙榜致其如在之誠或是人情之所不能已者然既無明據不敢質言耳

答金魯源

四節日東俗皆上墓而其中正朝端午二節祀人

多有行之廟中而三獻侑食儐門一如時祭如何
既不上墓則依參禮單獻可矣

答懷鄉士友

墓祭何獨無侑食之節耶

先賢謂原野之禮宜略也

答尹爾和

親盡之墓與未祧之位同岡則節祀時有所難處
未知何如

先以酒果略薦于親盡之墓鄙家所行如是矣

答朴子玉

以吾家言之則先人墓與先祖墓相接四名日不可

獨祭先人故亦以一獻之薦先設於先祖及一祭先祖之時則祭自吾家設故亦以一獻行之然先祖祭若他家行之則豈肯如是哉且吾家所行直緣私情有所缺然而已於禮則未知如何也諸祖墓若在他岡則又與在階下者有間矣

答全瑜

節日墓祭時親盡祖墓若同兆則不可不并祭前己闔命而若以天雨行祀於齋舍則亦可并祭耶

一人獨當累代祀事而山所各處則勢不能并行於一日內故多有前一日行之者而至於正朝則前一日非新年而行之未知禮有可據者耶

雖是親盡祖既同墓兆則不可不并祭似不可以行祀於齋舍而有所異同也朱子於除夕前一日行之云云今如來示似不爲無據

答閔持叔

朱璹制置子廷雋子昭元子惟甫子振惟甫三男振季子也子絢子森子松子熹○據此族譜則朱子非宗子而其祭制置墓朱子自爲之主而有祝文未知墓祭與家廟有異故支子猶得祭之耶抑以親盡之祖故耶又按朱子嘗曰宗子越在他國則庶子居者望墓爲壇以祭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據此則支子雖得行墓祭而祝詞猶以宗

子爲主也朱子又論廟祭以爲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據此而論廟祭猶尚如此況墓祭支子尤無不可主之義矣

據此三條則今日堤忠之祭盖以叅互適中而得其情文之宜矣鄙意則祝詞以公瑞丈爲主而曰介子某建節來莅適茲本路云云而仍叙追慕之義則庶或寡過矣

與朴和叔

墓前薦新亦自情掩其禮但古無墓祭又支子不祭而當時有支子望墓爲壇而祭之文家禮親盡則諸

位迭掌墓祭此數者略可據矣每有新物不能不思其親祠堂既遠則與宗子越在他國無異矣此若不甚悖於禮則欲仍爲一家儀未知如何南軒嘗據禮深斥墓祭及朱子以人情反復商量然後歸一幸乞並以此思量見教如何

與宋明甫

問高曾二世神主宗子死後祧奉于家兄家矣今家兄至此祠堂之祭葬前當廢而其墓祭當如何自長淳兩官略設無妨耶葬事若在秋夕之前則無此疑

時先生之弟時燾爲長城府使時杰爲淳昌郡守

答長淳略設恐好如何如何

問家弟等略祭於高曾之墓來諭殊合情禮然則於先親之墓亦一體行之否更教之

答宗子之喪事體自別然原野之禮從略以行不至大段未安否不敢質言

答朴子玉

三年內墓祭略設饌既有先正定說先位以同在一岡者而與新位同設殷祭未知如何若以豐約之殊爲嫌則毋寧於新墓省從先位之祭品耶三年內墓祭祝詞無見出處不可杜撰則只當用常時所用者矣

考妣同墓者例於三年內從喪祭之儀雖考先葬而妣新祔不可不哭而行之況妣先考後則宜有統尊

及卑之意耳

新墓盛祭先墓略設此見行之儀也前書哀以此爲未安故鄙意以爲與其從下位同設盛祭於先墓毋寧從上位略設於新墓云矣山神無他代行者則當以祭於先祖之服色主人自行之矣新墓行祭其用祭服無疑何可別生他意也

答金潾

三年內不行墓祭者蓋重魂返室堂之義而高氏云父母體魄所葬之地不可無一祭也起義而有安墓祭於卒哭之後此甚合於人情而然非聖人之經禮則從之可乎好禮之家或行或不行何所

從耶

三年之內國俗多行墓祭矣然與高氏所謂安墓祭者皆非禮經之文此等雖行之不害於從厚之道而亦不爲全無所據矣

答宋道源

三年內墓祭當以衰服行事耶抑以直領方笠邪或云合葬之墓先齊後斬則著衰服行事先斬後齊則著直領方笠以存壓屈之意而哭臨一節亦當視此此說何如

三年內墓祀是合葬之墓其服色亦當以尊者爲主

奠獻時哭臨一節亦然然當考南軒集則南軒嘗

上墓時必哭況母喪因祭而並哭於考位亦何妨○

鄭松江亦如南軒矣

答崔有華

前後喪合葬後節祀時喪服哭祭似未安如何

合葬之後雖壓於舊墓難可脫衰而行之況以南軒之儀觀之則雖三年之後上墓則必哭今以舊墓之故而不哭未知如何

答宋道源

三年內墓祭祝文不別見一如常時祝文耶

三年內既無祭新墓之文則又豈別有祝文也不得已用常時祝文恐亦無所礙也

答朴受汝

國恤葬前私家祭祀退溪之說雖如此而栗谷之說則又以爲朝官與士人有異云據栗谷說則非朝士者當自如行之第未知栗谷之意一如常時而無減殺之節耶是未可知也不敢質言退溪所謂不上冢而行於齋舍者所以示變也古有嫡子去國支子望墓爲壇而祭之之禮退溪之說或略引此變禮耶且以神道待之當自葬後始子孫死已久而其祭猶不用肉則恐於神之之義有相違耳　國恤初喪元不許祭而又禁屠殺故雖不得已而祭之而不敢不變常故有不肉之義耶此等不敢質言且妄意則栗谷

之分士與朝官有所難行者自古禮以至朱子議則臣下以高下居君戚自有等殺　本朝則不然雖士人　大王喪白衣白笠三年　王后喪白衣白笠期年則與朝士無異其服無異而其祭不同果是十分無疑者耶且士人所祭祀代數一如大夫而至於君喪則曰我非朝士而有所異同或有所未安也僭論玉此俟罪俟罪

國恤卒哭後大小祀皆許行之以一許字觀之則似指私祀也

答李汝九

國恤墓祭退溪栗谷皆有行之之文但有官者則不

可行云云此則使服輕者行之於齋室或於墓側除地設次而行之似不悖上墓行祭則愚未嘗有是言矣

答俞弼卿

曾在　仁敬王后國恤時門生家墓祭稟於先生於墓下設壇行之故今亦將依此設行矣或云仁敬王后喪時則自　朝家行各　陵正祭私家或行於齋室或設壇行祀似或無妨而今則　朝家廢　陵寢祭祀私家之設行大段未安云未知如何

退溪栗谷有略行之說而不分　大王與內喪且自

臣子言之則難可等次矣

答金伯溫 鎮王

所詢疑禮只當依退栗說略設以行而上墓則決不敢矣墓下旣有屋子則修掃行禮有何不可若以不潔爲嫌則除地於墓側亦可至於朔參則其禮尤略雖是卒哭前似無大嫌矣

答族孫三錫

國恤時墓祭以單獻行之則雖上墓無妨否似然而但 國陵廢祭則臣子家上墓極爲未安耳

答朴士元

親盡之祭或云一獻無祝此說何如

觀於家禮初祖先祖祭儀或說之得失可知矣

答韓汝碩

家禮置祭田條計其見田每龕取其二十分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宗子主之而歲一祭之云而自先世曾不行此禮亦無墓田矣良今子孫相議割其田親盡祖考及祠堂每龕各置祭田仍以爲墓田以十月上旬擇日具需淨掃墓舍紙牓行祭似合情禮而非但事涉變通恐被宗族之訾毀亦有所不敢未知如何

置墓田以供祭用又上世初未置田則割墓下子孫之田者此是家禮明訓宗族訾毀何可避也

答或人

省墓時初到再拜復再拜而退則禮意尤爲懇惻而周詳矣

答韓汝碩

墓祭更設一分之饌以祭土神此固爲祖先托體其地而與墓祭有隆殺實非寧親事神之意一如要訣與墓祭一樣行之何如

墓祭土神只用四大盤者家禮正文也與墓祭無有等殺者朱子戒子書也從此從彼兩無所妨

答韓伯圭

土神祭饌品按朱子大全則當具一分之饌與墓

前一樣而家禮則只具四大盤有前後不同盤字似是楪字而稱盤未知其義家禮有設匙筯之文而要訣不設匙箸凡此數條可得聞其詳耶

土神之祭當依家禮大註至於墓前一樣云者是朱子戒子書而後人附入者當以本註爲正矣所謂四盤者只是四器云盤如盞盤之盤要訣之不設匙箸其意有不敢知然豈以土神有異於人神故然耶所謂四大盤之饌品據家禮本註則魚一盤肉一盤米食一盤麵食一盤也

答或人

問解答土地祭當俟諸位祭畢行之之問云諸位

祭畢行於最尊位之墓左又引家禮集說專誠在墓土神自宜後祭之文而雖菴夫子訓塾之言曰土神祖先托體之主云云旣謂之祖先托體之主則先祭祖先後祭土地恐或未安雖不必先祭而子弟一人一時祭之不亦可乎

朱子之訓只是土神祭饌不可降殺之義而其說先後之序則分明先墓而後土神何可以彼而變此乎程子嘗以爲關中學者（橫渠門人）有役文之弊呂與叔守經信古庶幾寡過此訓當深味也

答尹爾和

閭里有染疫則或有廢祀者而或云鄭寒岡十里

許有染疫則廢祀此是閭巷謬傳耶

鄭寒崗事未有明文則似不可輕議染疫在近而廢祀於古未聞

答閔士昂

父祭毋無他執事則子不可讀祝未知如何

或只書夫而不稱姓名無妨耶不敢質言

答朴世義

從弟及妹之祭則可不拜否

似不當拜也禮男女異席於妹則未知其如何也

答或人

祭子女弟姪立耶坐耶

喪禮既日尊長坐哭祭禮亦豈異同耶

禮疑

國恤

答高處中

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天子必有尊言有父也觀此數語人君雖貴而亦有尊處其於服喪不可以有殊也明矣以故真德秀進規之言曰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三年之喪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蓋以爲不可行者踰常襲古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

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惟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文欲復古制而尼於羣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不若乎云云後世人君不服三年之喪其見此等之論亦可以愧于心也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服喪猶未足以紓無窮之悲而聖人定制止於三年人生百年之

內服父母喪纔止於二十五月人子情理固可以悲矣此猶不行短之以期年漢文之作俑顧誠何心哉古今爲人臣論禮之輩率皆愛君以姑息不念愛君以德之義未嘗有將順其美準禮居喪亦可愍歎　國朝喪服之制專用五禮儀此非先王之制也卒哭後以烏紗帽黑角帶白衣視朝是何禮也旁支入承未及追崇服其私親則壓尊屈情或可用權制而猶有所未然者正統之君賓天之變宗社之不幸臣民之巨刱祖宗在天之靈亦非所以恬然之地嗣王之居喪有何不敢用常制之理乎情禮道理衰服終喪斷然爲是而卒哭之後

便脫衰麻者五禮儀之誤人誠可痛也故相臣盧守愼嘗曰　國朝喪制詳於期而略於三年不成模樣云云斯言得矣前古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云者豈是服衰麻於初喪居心喪於葬後之謂乎古者國君諒闇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制則不宜於後世而居憂之主罷俛視朝服色之慽慘果有何不可之理乎當初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儒臣捨先王之正禮取羅欽順救一時之權制以定禮典固已無據遵用之久因以爲　祖宗朝成憲而徒知不改舊章之爲是莫念當變通變通之爲孝膠守而不敢改誠亦愍歎前後　國恤之日不無

正論之發而襲古之謬見輒爭以制之或有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云云此議果見於何經乎其亦異於孔子子思之言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而其於禮制人皆輕論知禮之士一何多也噫賤雜之物猶未能各自爲陶冶舍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而禮制則異是此世教之所以日下者也自有其人者流試可委任而取資之以待日後具眼者是非之定至當也已

五禮儀君服之制誠甚苟簡至　宣廟朝諸賢更變舊制　嗣聖以衰服終喪以布衣冠爲視事服此則可謂一洗千古之謬矣惟臣下服只以布帽布團領

麻帶爲禮既非喪服又非公服眞所謂苧纏紙裹者也　聖考喪賤臣建議請依朱子說羣臣同服衰服時大臣李景奭極力攻之遂不行今年改葬時賤臣又請羣臣同以細衰麻成服而朝論紛紜只右相金壽興力以爲可行而竟不行殊可歎也至於來諭之意以爲以喪服視朝有何不可云者則恐考之有未詳也尚書康王之誥蔡氏雖載蘇氏說而朱子說有不然者此不可不知也

答李擇之

思菴年譜依到其中服制一款有何所疑　宣廟於恭懿旣是繼體之承重孫則其爲三年無可疑者

明廟於　恭懿雖是繼體即是立他人爲後也故不得三年也退溪初定以嫂叔後改以繼體然非長子故定以期年此十分分明處也昔年鄭道應大以己亥服制爲非以書責同春同春答以嶺人尊崇退溪異於他人而猶以退溪所定爲非何也道應竟不答而死此則同春常言之矣○立他人爲後不三年據疏說而見於備要父爲適子條

答或人

臣之爲君與子服父喪無間故朱夫子君臣服議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版掩衽布襯衫布裙麻首絰麻帶菅屨竹杖者此酌古今參情

禮之至意也而後世不循古禮半是喪服半是朝服禮不當若是其紊舛故己丑　國恤之時愼獨齋追承退溪先生之議欲正前訛而其時大臣金清陰有所持難清陰之於禮家非不昭晰而何若是持難耶莫或變通之際有所難便者耶

臣爲君服愼齋之欲遵朱子議似是不易之定論而石室先生有所持難未知其意恨不得奉質於其時也

答琴舜瑞

君喪行素凡民當幾日耶

古者君服只在百工及畿內之民今則無論上中下

人皆有服成服前不食肉可也

答洪禹徵

國恤葬前爲士者亦當食素否

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然朱子曰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眞若居父母之喪哉據此二說則行禮者自可量宜而行之矣

答俞弼卿

國哀初發時百官皆帶黑角帶士庶黑帶或倣此而不變耶然以古禮言之則小歛以前當因黑角帶而以後則亦當有變而五禮儀無之恐是節文之未備

也

答金起之

服除後進見服色雖以來示言之有二層之異同白袍烏帽黑角帶是本朝儀也紫衫皁角帶朱子說也然朱子則是不得已而謂如此者猶愈於純用吉服云爾今之行禮者不能進求盡善盡美之道退從朱子不得已之說恐亦率爾愚意本朝儀雖或不能盡合古義然不害於從厚之義也然此豈此漢開口於此事之時耶雖隣里竈婢所問稍涉禮文則令人皇恐四顧矣只感下問之勤敢此略呈卽丙辛幸

答朴受汝

發引下玄宮時自　上亦無望哭禮至　孝考時始行之甚得禮意矣士庶人從而行之恐亦不害於從厚之義也至於朔望及虞則恐涉拖長也卒哭有變除之節似難於私處行之也五禮儀卒哭後士庶人變着黑帶云者竊意朱子議卒哭後有白衣皂巾青帶之文蓋華制常着色衣故以白衣爲變常之服而以皂巾青帶爲漸吉之制也我國則常着黑笠白衣色帶若變白笠則與常時無異只變帶而不變笠也然此等事只在一時禮官之低仰眞所謂手分世界中現化出來者爲士庶者只得從之而已示諭或以祭服成服云者豈眞衰絰帶冠如朱子所定耶此

雖至當之論然莫或有乖於從周之義耶嘗聞徐花潭亦嘗如是云豈亦打乖法門耶

國恤卒哭後生徒當着黑帶著在五禮儀矣然私喪三年則　國家許伸其私而至於期以下則既頭着君服之白笠豈可腰帶私服之布帶乎似當純用君服矣且五禮儀亦有可疑以宋制觀之則使之皂巾青帶蓋頭既皂巾故腰可以繫青帶矣白笠黑帶恐是　國制未備而然也蓋創　國制者見朱子青帶之文故爲黑帶之制而又　國朝士人亦既與朝官同故白笠則終不得變一身之上一吉一凶甚違於朱子皂巾青帶之意矣後聖有作則恐必變而通

之也至於私服中黑笠布帶之諭誠然矣然此亦豈合於禮者不過時俗然也然好禮之家則必着巾笠黲色者略與黑笠有異矣

答閔士昂

國忌之日亦當以素服素帶終日未知如何國忌之服固當遵　朝廷所行恐不可以義起也

王朝禮

答鄭景由

五禮儀序例時日條春秋則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初一日行禰祭小註並前期三日發告城隍云而不言發告祭所未知行於何處耶縣之古事則

行於厲壇云而發告祭文曰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設壇城北祭闔境無祀鬼神庶資神力召集赴壇云發告於城北之厲壇而祭文又曰將設壇城北云云文勢相妨且會泰都城厲祭則厲祭差任之官前三日先行發告祭於南郊壇所三日後仍行厲祭於北郊以此推之則州縣亦當別設一壇於南郊設行發告祭於其壇未知何如

厲祭之發告於城隍者蓋城隍爲主而欲其召集諸神而享之於厲壇故厲祭時城隍爲主壁於厲壇矣知如此則綱領舉矣而祭文與事實無所妨礙矣此縣則南有城隍而北有厲壇一如京都之儀矣

祝版條禴祭終獻走納氏歌云以本註歌詞觀之則似是我　太祖受命時事而見聞謏寡未知其顛末伏乞下教如何

禴祭只行於四鎭管非小縣之禮來示所謂我　太祖受命時事云者恐是

省牲器條以鑾刀割牲云鑾刀鑾截嘗見於散文中而疑其爲何樣刀也今以此文觀之則犧牲裁割之刀別有其制耶

鑾刀見禮記郊特牲篇蓋曰鑾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註必用鑾刀者取其鑾刀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蓋斷者義也和者仁也聖人之仁

義並用雖於微事亦可見也

風雲雷雨註兩壝二十五步云所謂壝卽指壇耶指垣耶若是或壇或垣則兩壝之兩字未詳其所指而且所謂二十五步亦從何而言耶

壝字韻書直以壇解之恐失之壝蓋壇外之層詳在朱子大全六十八卷之三十五板社壇說可考而知也今所謂壝以周圍之墻當之失之矣○昔年此事益甚鹵莽矣驪陽按道時頗加釐正而謬戾猶未盡祛矣

靈星壇條酺祭就馬步壇設行云所謂馬步壇曾所未聞在於何處耶

此壇此縣亦無之不可考也然以五禮儀註說觀之則似是爲虫災所設者而所謂馬步似是馬行踏殺虫物之義也然未見明文不敢質言

厲祭圖下註鉶一在簠簋後實以和羹加芼滑云考見禮書則鉶鬲名也自羹言之則曰鉶羹自鬲言之則曰鉶鬲鬲之所和之羹宜乎供祭而并其鬲薦之則無乃未安所謂芼滑亦何物耶且所謂和羹以肉者和醬作羹耶以菜作羹耶縣之古事則以甘藿和醬通用於城隍及無祀鬼神未知何所據耶

古祭禮有大羹鉶羹大羹肉汁不和者鉶羹肉汁和

以菜者此羹盛於鉶故謂之鉶羹鉶祭器名也其羹在鼎則謂之鉶鼎非以鼎薦於神也來示所謂甘藿和醬不經甚矣此祭若殺牲則以牲血和藥而烹之於鼎何難之有

學宮禮

與宋希張光栻

鄉校位次金侯所定必是妄也我東諸賢連腋程朱得無惡縮之心耶恐當以撮要爲正矣兩程東西之分則考朱子說以爲漢以前則以右爲尊右卽西也然朱子所定則明道在東今當以此爲準矣

答宋明甫

愼齋先生無恙時時烈與聞斯議矣以爲若以時序先後則栗老平日常以先輩待休菴今日決不可次休菴於其下云云此論持之甚嚴然以道德則誠有可論者若一以時序爲次則士論亦或不能厭矣時烈敢稟以爲當依白鹿之制栗老休菴各爲一祠則各專其尊而無相壓之嫌矣未知如何云則見教以爲如此則似有據矣然本州既爲聽松祠廟今又爲二祠則守護豈不甚難耶曾聞紫雲書院祠廟看護祭祀已病苟簡云云此則又爲深長之慮也只在本州士友間形勢之如何也至於一祠而東西隔截之議則固有退溪之論然細究其本意則亦以爲寒暄

文烈各當立祠而今既成一祠則不得已而截其中間東祠寒暄西祠文烈耳退溪亦豈不知有白鹿之制也今之議者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且爲形便事勢所拘每以一祠中截爲善而不知苟簡正朱子所謂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策者也若考退溪所答李承旨子發原書則可見其意之所在矣未知如何至於守護之難果如愼齋之慮然兩祠並立於一墻之內則其與一祠隔座所爭幾何恐不必以是而必求於同祠之例也妄意如此更望回教千萬幸甚

答崔子敬

李公享事未知當初合祀於圖靜祠宇者果得其宜而又未知別祀於後者果無有憾之儀與否也然初合而又別之既別而又合之未知其於事神之道何如也愚意既已別祠則不若姑仍之爲愈也安邊之祠以爵爲序者似未免俗論也大凡學宮莫不以時世爲先後矣惟滄洲精舍之祠朱子以廉節橫渠序於明道之下以溫公序於伊川之下此則朱子必有所裁處於其間者而非後學所敢輒效也且以神道言之則竊恐仙源之靈似不能安於前代先輩之上亦不若從他院例以世代爲序之爲愈也

答李君晦

蒼玉祠議不敢知孰是但以家禮時祭陳器條小註觀之則其所謂萃聚祖考精神云者以二主同在一處而言也所謂二主即遺像與木主也據此則今日之議不難處矣第曾聞蒼玉有俎豆之祠諸生尊奉云當初不設位版而只祀於遺像耶來書所謂神主者或指位版而言耶

與宋明甫

頃者文院儒生來問主祖改題位版節目而此未有見出處崇院魯經此事則當有其時儀節耶如無則一如私家改題之儀如何但私家則各在別龕故獨設酒果而無嫌今此祠宇則與他位連椅而坐獨設

豈不未安而並設尤無謂此一節便自難處且新創奉安者則行事之曉題版似宜而改題則必須於丁日前夕改題還安明日行祭似宜若欲洗舊字經夜於祠宇以待明曉而題之則殊涉未安矣凡此皆未有據幸商教如何

答崇賢院儒

人用焚鬼用埋者謂人之所用者焚之謂祝冊之類也鬼之所用者埋之謂幣帛之類也濮氏所謂焚而埋之云者或是焚祝冊埋幣帛之意耶未能明白不敢質言耳大抵疑文歧論難以臆斷者或從舊例或從俗禮庶幾寡過矣今日事只遵鄉校所行斯可矣

濮氏名未有所考耳偶記朱子大全社稷說有壇坎之制若焚而不埋則此坎無所用矣

答朴子玉

閣前新構可謂宜矣須考家禮以屋覆階之文而爲其制可矣然嘗見申公義慶家禮圖則祠堂南簷下接作縱屋此則一似陵寢丁字閣僭不敢爲矣曾見孫兒外家德興大院廟則廟庭南畔別作橫屋疑此得家禮之意矣據此似好也

鄉飲禮附鄉約

答宋明甫質以南雲路所問儀禮疑義

賓酢主人條崇酒註曰酒惡相充實所謂酒惡相

充實本出何書而其義亦云何

樂賓條歌者瑟者笙者主人皆獻而獨磬者不獻未知何故

圖獻賓條有將曲揖未知其義

樂賓條下記主人獻工之爵莫下篚云而陞降之節無文未知何由

南國子所問此無書籍未得考訂以所嘗講而略綽者仰稟須考儀禮諸書而回示可否如何

賓酢主人條崇酒註酒惡相充實云者此最難解蓋此時既已獻賓而主人方飲又將酬賓獻介故爲謙言酒味不旨而猶相與充實云爾充實以之充諸用

也蓋酒是主人之物故爲此謙辭以謝賓是對主人獻賓時賓告旨之義也經文崇字上須下告字看其義乃通矣

樂賓條無獻磬之文此誠可疑豈歌者瑟者笙者則衆樂未奏之前特奏其詩故奏訖旋有獻禮磬則至樂之將終與衆樂合奏故異於歌瑟諸工歟或獻之而文不具歟

圖將曲揖蓋賓主始入門皆北面至是賓將西主將東則轉曲而略相違背故將轉曲之時揖之而行也

樂賓記無獻工時陞降之節豈已具於經文故不復見歟嘗記柳文送楊儀之序有崇酒之文其註可參

看也

答申聖時

崇酒本註酒惡相充實疏主人謝賓以酒惡相充實此賓酢主人而主人謝賓之辭蓋主人前以獻賓而賓已飲此酒故主人因飲此酒而謝賓曰如此不旨之酒相與充實於中爲未安云蓋古人酬酢之際極其委曲之意故賓飲主人之獻也必告其酒之旨然後飲之主人自飲其酒之時以酒惡謝賓其禮儀之不爲草率也如是

與宋明甫

朱子增損鄉約集會讀約之處設先聖先師之像○

此當有拜禮而無之何歟

栗谷鄉約會于書院講堂有焚香再拜之禮栗谷西原鄉約則無設像之節社倉講信儀亦無設像之節凡此異同處幸示教也

延謚

與宋明甫

吉甫所問蓋以兩謚並迎或先宣老先生謚還奉神主於祠堂然後復出愼老神主而宣謚此二者孰優也弟意此二者無甚是非得失而一並宣傳雖甚盛美之事然他人行之恐有所碍蓋今日則二主人皆無故故如此固無妨若炯喪未畢則並宣之時拿拜

而炯哭似不便此恐非通行之道未知如何幸商教也

衣服制

答金延之

朱先生閑居野服據鶴林玉露則上衣下裳用黃或白青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頭帶皆用其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皆以青或皂緣之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所謂直領非如我東所謂直領但如今喪服以全幅直下也所謂兩帶卽小帶也所謂頭帶謂裳頭

橫帶摠十二幅者也白絹爲衣帶據上衣而言蓋當時朝服如今之盤領蓋始自隋煬帝至宋未改上衣下裳還爲閑居之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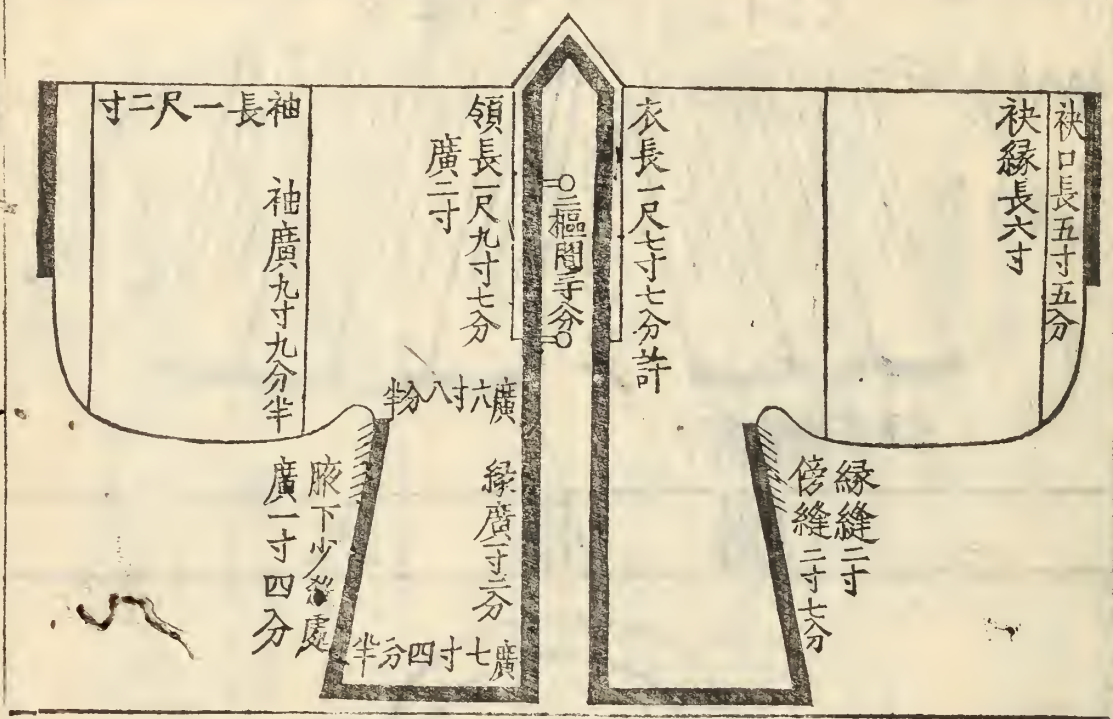
野服圖 附

翁菴先生休致後客位咨目有野服從事之語而不言其制先生嘗據鶴林玉露而製之

變兩帶爲上下圍樞裳爲前三後四之制用緇冠幅巾黑履一如深衣但大帶不再繚又不施條帶而晚年燕居有時服之楚山臨命權遂菴俾用於身後小斂上衣矣此圖出自遂菴家附見於此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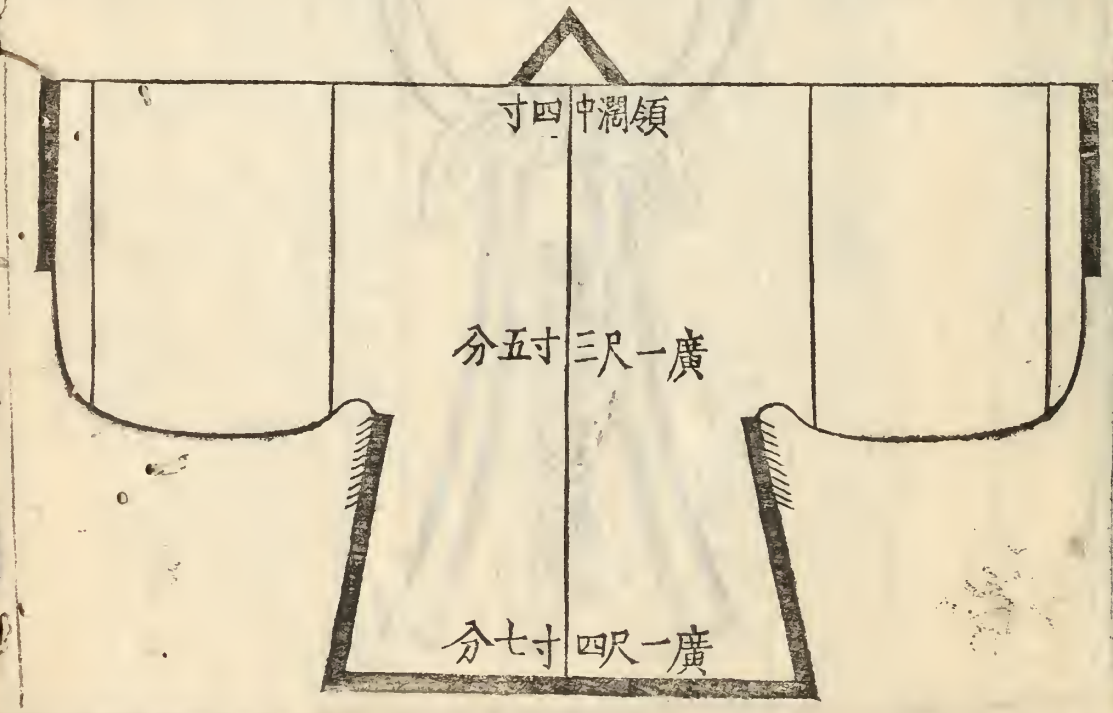
衣前圖

袖長一尺二寸
袖廣九寸九分半
領長一尺九寸七分
廣二寸
二樞間寺分
衣長一尺七寸七分許
袂口長五寸五分
袂緣長六寸
廣六寸八分半
緣廣一寸二分
廣七寸四分半
腋下少殺處
廣一寸四分
緣縫二寸
傍縫二寸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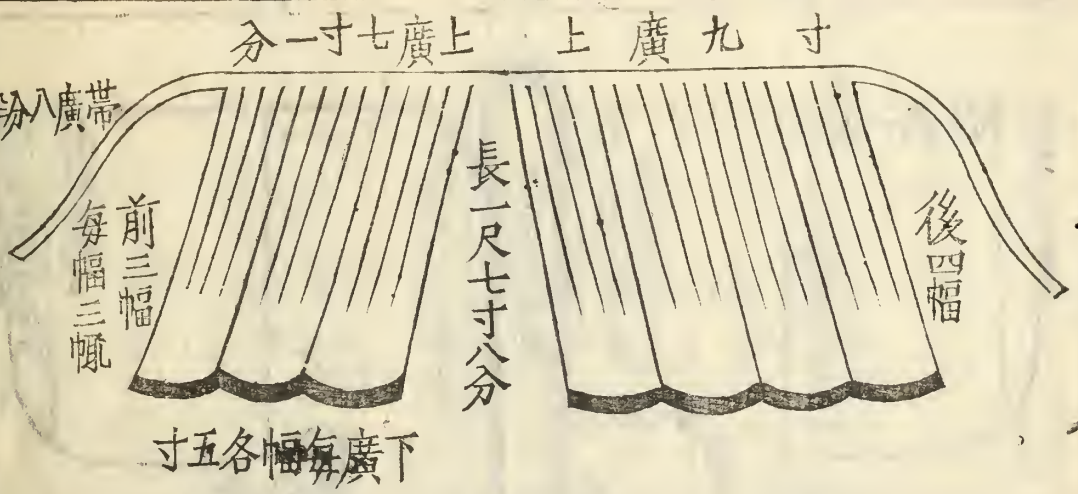


衣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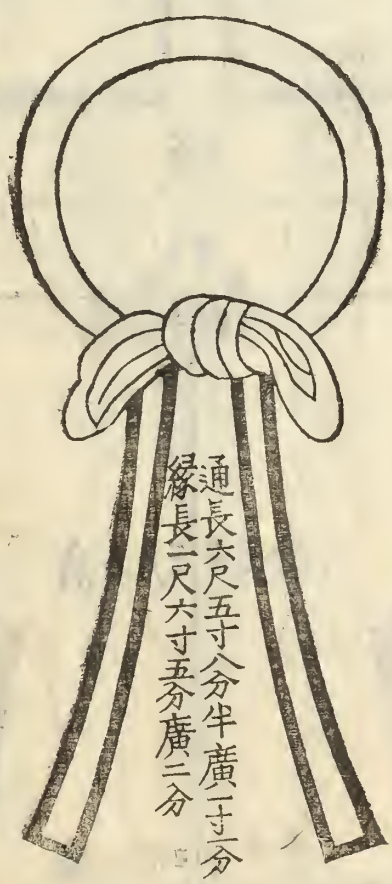
領濶中四寸
廣一尺三寸五分
廣一尺四寸七分



裳制


上廣七寸一分
寸九廣上
帶廣八分
前三幅每幅三幅
長一尺七寸八分
後四幅
下廣每幅各五寸

大帶圖


通長六尺五寸八分半廣二寸二分
緣長二尺六寸五分廣二分

裁用白方絲紬或白紬度用布帛尺

衣全四幅長與膝齊

用紬二幅各三尺六寸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如深衣但少殺腋下九分有奇而旁縫其下三寸自肩至腋九寸自前緣至腋廣六寸八分半下齊廣七寸四分半也

圓袂

用紬二幅各二尺中屈之屬於衣之左右而縫合其下以爲圓袂袂口五寸五分其長惟當以自衣袂相屬處至袂口一尺二寸餘爲準不以一幅爲拘

方領

兩肩上各裁入廣二寸七分長七寸三分許反摺即剪去之別用紬廣四寸七分長一尺九寸七分自項後摺轉向前綴左右摺剪處則表裏各二寸合爲四寸

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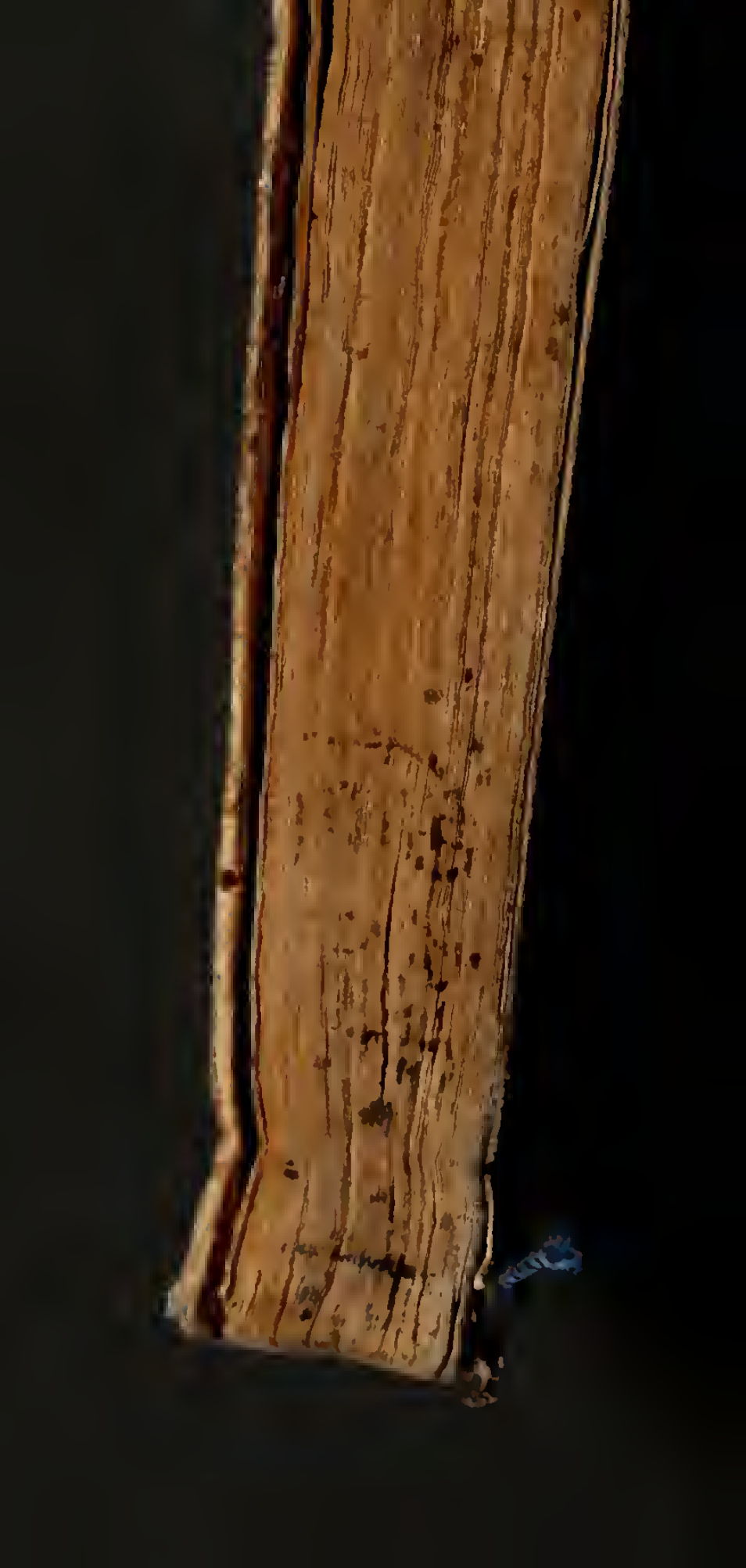
用紬廣五寸三分長一尺八寸八分者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作三幅別用紬廣二寸長六尺許縱摺之綴前後七幅而夾縫之

黑緣

用黑絹緣領袂口衣邊裳下邊表裏各一寸二

分

大帶

用紬廣二寸三分長六尺七寸夾縫之以黑絹表裏各二分許飾其紳一尺六寸五分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八十二